

41
1
30

話家板史記

列傳

六十九
七十三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蓋蘇忿生之後已姓

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鷁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

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

故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維東事師於

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

因為號明察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

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

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



正義曰鬼谷子三卷樂
臺注字正魯郡人

正義曰言商十分之中
得二分利引利

假名鬼谷出游數歲大困而歸索隱曰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

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

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

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

不出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音遍觀謂盡觀覽其書曰夫士

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

師也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

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

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

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

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也其金玉錦

綉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

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

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摩音初委反摩音

姚何反鄒誕本作揣摩靡靡讀亦為摩王助云

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

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成

大國之從也江遠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

其意當矣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
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曰謂王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世而以爲秦弗信乃智識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

勝衛按如正義云則關河
江河之誤矣

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

日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
山及武關峽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

鳥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被山帶渭東有關

河正義曰又為界地理江謂岷江渭川隴山

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即南流

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

里已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謂代郡

也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城縣一此天府

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

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

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

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

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索隱曰

燕文侯史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

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樓煩屬鴈門

北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地理志雲中九原

北索隱曰地理志秦曰九原漢武帝

台河一仍河台

改曰五原郡○正義曰二郡並在勝列也雲
 中郿城在林榆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林
 榆縣南有噶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
 西界函城○索隱曰噶沱水名并列之川也音呼
 沱地理志函城縣名屬代郡噶沱河自縣東
 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曰呼沱
 出代州繁時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
 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
 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沱合河也地方二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
 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
 七百乘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
 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
 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

事或仍軍據下文
仍事者是

也○正義曰鴈門山在代縣西門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
 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
 無事不見覆車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
 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
 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
 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
 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喻雲中九原過
 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

史記卷九

四

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

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

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

常山賊是也渡啤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

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

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

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

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

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正義曰真冀

國時屬趙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

即燕西界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

河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

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

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

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

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雖

然奉陽君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

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
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
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
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
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
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
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

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

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

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

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

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

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

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

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

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

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

楚魏正義曰楚東淮泗魏弱則割河外韓弱

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在洛州

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河外割則

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

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

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

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懷

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劫

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

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却取韓南陽

自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據渭取淇卷

卷兵權反○索隱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南戰

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曰衛地撲

陽也卷城在鄭列武原縣西北七里則齊必

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

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

評林本謂作衛

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番音婆

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

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
 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
 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
 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
 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曰在鎮州
 西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亦作清即漳河也
 谷山東至東有清河正義曰清河今具州也北有燕國
 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
 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

司馬遷曰百為夫言竟無
 三田之分扶向反

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
 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
 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
 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
 都而止傳音附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
 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
 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
 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

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
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
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
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
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
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
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
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

按臣人者我能臣服于彼也見臣于人者我入臣于彼也觀上見臣于秦自見

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臣人之
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為豈
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謂已為彼臣也
也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
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
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冕者非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音絞國

軒冕者非後有長姣美人說文云姣音絞也國

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

秦權恐惕諸侯惕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

脅也辭氏惕音越義疎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

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

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

日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割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躡以

援

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峽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

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燕守常山之

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道蒲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

日謂下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

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正義

日在洛列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趙

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燕出銳

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
 涉勃海正義曰齊從倉列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
 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正義曰
 等處也○正義謂同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
 州適河齊從貝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
 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
六國之君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
 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十五

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
 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
 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
 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
一鎰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
往戰國策音屯七束也又禮鄉射云某賢於
其若干純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
 之昨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
 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
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

上郡○正義曰在鄜州且欲東兵蘇秦恐秦

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

韓宣惠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洛

成臯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西有

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

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

縣南一里亦曰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表反洧楚山武關在焉

隱曰地理志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南名出南方○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

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地○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

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

皆從韓出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拓弩皆善材○索隱曰許慎注淮

南子以為南方蠻出拓弩及竹弩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

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索隱曰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

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

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

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超足踟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勁弩是也○正義曰超足

少府者營造之司也或三韓之府也

董份曰時力距來者本注甚謬索隱是也

蓋射一券為六尺百步為六丈即九町也

按是皆自金劍名

齊足也夫發放弩皆坐舉足遠者括敵洞曾

近者鑄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

子曰南行至邳北面而不見冥山駟案司馬

鹿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

在乎大極李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

軌云在韓國○正義曰故城在豫列

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墨陽淮南子曰墨

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

賈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鄧師宛

馮徐廣曰榮陽有馮池○索隱曰鄧國有工

馮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

馮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

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

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

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

阿○索隱曰案晉大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

有龍泉水可以淬刃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

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

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

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故天下之

寶劍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

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

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

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皆陸斷牛馬水截

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

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

○索隱曰戰國策

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鞬整鐵幕鄭誕云幕一

作陌劉代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劍皆

盾敵

九

三

三

三

能斬草拔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拔音之音伐音○索隱曰拔與敵同謂指也為音射決音射音韞也音○正義曰方音如字謂繫音指音之音紛音綆也音○正義曰方音如字謂謂音之音敵音關音西音謂音之音者音無音不音畢音具音以音韓音卒音之音勇音彼音堅音甲音蹠音勁音弩音帶音利音劍音一音人音當音百音不音足音言音也音夫音以音韓音之音勁音與音大音王音之音賢音乃音西音面音事音秦音交音臂音而音服音羞音社音稷音而音為音天音下音笑音無音大音於音此音者音矣音是音故音願音大音王音孰音計音之音大音王音事音秦音秦音必音求音宜音陽音成音畢音今音茲音効音之音明音年音又音復音求音割音地音索隱曰鄭玄注禮云効猶呈見也與音則音

何孟春曰尸後作從非是蓋口後韻叶如寧為秋霜先為楷羊之類古語自如此

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音王音之音地音有音盡音而音秦音之音求音無音已音以音有音盡音之音地音而音逆音無音已音之音求音此音所音謂音市音怨音結音禍音者音也音不音戰音而音地音已音削音矣音臣音聞音鄙音諺音曰音寧音為音雞音口音無音為音牛音後音索音隱音曰音戰音國音策音云音寧音為音雞音尸音不音為音牛音從音地音篤音注音云音尸音雞音中音主音也音從音謂音牛音子音也音言音寧音為音雞音中音之音主音不音為音牛音子音之音從音後音也音○正義曰雞今音西音口音雖音小音猶音進音食音牛音後音雖音大音乃音出音糞音也音面音交音臂音而音臣音事音秦音何音異音於音牛音後音乎音夫音以音大音王音之音賢音挾音彊音韓音之音兵音而音有音牛音後音之音名音臣音竊音為音大音

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

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

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

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

主君曰又說魏襄王索隱曰世本曰大王之地

南有鴻溝徐廣曰在頰陳汝南許鄆徐廣曰在頰

索隱曰音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鄆地理志

穎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鄆鄆不同必

有一誤鄆音焉正義曰昆陽名陵舞陽新

都新鄆地理志穎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

新鄆即樓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后宋公

於此更名宋新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鄆

許東有淮穎正義曰淮陽者棗徐廣曰在宛

在宛胸按宛無昏索隱曰按西有長城之界

北有河外正義曰謂卷衍酸棗徐廣曰棗陽

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曰徐廣云棗陽

鄭列原武縣北七里酸地方千里地名雖小

評林本后作後

全有丁日數即數里之數無
所勿收言人居稠也或同
策無之數三子勿收之子多
牛馬之池四字

正義林誘也

按戰國策秦志作秦志
作被鮑彭云國謂魏不被
患謂衛人

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
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輶輶殷殷正義曰輶
摩宏反殷
音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
然衡人怵王正義曰衡音
橫怵音卹交彊虎狼之秦以
侵天下卒有秦患正義曰卒
音忝忽反不顧其禍夫挾
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
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索隱曰謂為秦築宮
備其巡狩而舍之故

光緒曰戰版卒三字相
聯方於戰字奇而治或
以戰版徵諸者非

謂之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
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
助秦秦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敵
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
不知所在然干是
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
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
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曰在蘇
州長幹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遂西南山
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
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
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
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
之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

稷

王之卒武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邊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

田宅○索隱曰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裳二也胫衣三也甲也

見左傳贏音盈謂賈換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

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 倉頭二十萬 索隱曰

中裏頭以異於衆荀勗子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 奮擊二十萬 廝徒

十萬 索隱曰廝音廝謂廝養之卒廝音廝謂

廝養之卒廝音廝謂廝養之卒廝音廝謂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

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

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 索隱曰謂割地獻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

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

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

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

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

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

按周廟金人絨口而銘其背其幣曰罔不滅夫火若何消不墮終為江河解不絕或成網羅豈末不札符成斧柯蘇秦語本此

史記卷九

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

并力一意則必無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

臣効愚計索隱曰此效也奉明約在大王之詔

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幸

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軍

王索隱曰世本名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

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

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

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

國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

秋曰所費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

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刃良弓之矢用之有進

而無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

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

滄州也齊有軍役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

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戮於

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

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

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之不鼓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

日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

戲而講練之蹋徒攏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玉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碁故云六博別

錄云楚鞠者蹴亦蹋也從六反臨蓄之塗車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

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

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

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

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

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

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

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

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

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皆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乃是晉陽耳，閼地曹漢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得兩車

並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

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

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喝，呼葛反。○索隱曰：惘音通，惘，恐懼之心。

也。喝，本亦作獨，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獨，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

怯之詞，以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

虛作喝，罵驕溢矜誇，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

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

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

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

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

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

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索隱曰：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曰：楚天

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徐廣

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

也巫郡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

州海陽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郟取一人焉以

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

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駭據左氏及車胤

說夏州其文其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州侯

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海陽地關劉氏

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

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

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陘

塞郟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

或者郟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汝陘之塞

也○索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郟音荀郟陽地

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

北境並無郟邑郟邑在河東晉地計郟陽當

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郟

云在新水之陽猶函邑變為柏邑函陰變為

函陰爾郟亦當然也徐氏云郟陽當是順陽

蓋疎○正義曰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

十里即順故城在鄭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

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

章其言在秦都也非胡
其言也

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
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
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
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
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
宜城正義曰
鄢郢故城在襄州平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
荆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
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
有也虞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

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
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
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
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
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
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
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
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

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
 夫為入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疆虎狼之秦
 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
 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
 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
 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
 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惠計奉明約在
 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

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
 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
 及入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
 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
 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
 懸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
 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
 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

報趙主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設使
送之甚眾擬於王者索隱曰疑周顯王聞之
恐懼除道使入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勞蘇
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
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
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曰季蛇謂面掩地
音蒲仆並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難周曰蘇秦
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蘇秦喟
即其字允南即以爲一字未之得也

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
賤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
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吾豈
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
友初蘇秦之燕償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
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
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
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

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

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

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

事以告於秦若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

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

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

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

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

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

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

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

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

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吊索隱曰劉氏云當

但史家齊王曰是何慶吊相隨之速也蘇秦

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

正義曰少塔謂少女塔也少卡女

一名鳥喙○索隱曰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鳥頭是○正義曰廣雅云燕與毒附子也

一歲為鳥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鳥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

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鳥頭則愈益充腹少

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

少塔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

使弱燕為鴈行而疆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

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索隱曰愀

音自酉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又七小反

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

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

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

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

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

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

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

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

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入也。且臣之說齊王，曾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

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

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
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
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
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
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
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
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
是乎詳僵而棄酒索隱曰詳音羊詳主父大

詐也位作也音薑

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
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
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
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
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
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
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
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

其國之為齊者曰上知
自他國來者為客卿

易王之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

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

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齊而

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燕噲立為王其

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

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

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齊王使入求賊

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

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

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

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

生報仇也徐廣曰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

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怒蘇秦之弟曰代代

弟蘇厲兄弟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

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

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

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

王牙一似兒兒

釋乃且及

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
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
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

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彊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燕之失也

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燕宋
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而包十二諸侯此其
前三十餘年恐大謀矣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
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
濟濁河正義曰清濁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
州界北流入海又可以為固長城鉅防齊北盧
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
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
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
有長城綠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耶臺入

按濟西不師謂不起濟西之師

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
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
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
西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
也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敵
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
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正義致寶珠玉帛
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

史記卷九

三十一

按前言蘇代此言蘇厲
蓋代其端而厲同姓
也

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
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
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
為齊臣正義曰質真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
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
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
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
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

誠一偽成

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
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入謂
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
惺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
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
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
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不信齊王
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為不誠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
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

史記卷九

三十一

也故王不如東蘇子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蘇子
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時存魏相也
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
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為宋夫列在
萬乘向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名卑而權
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
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此之地加於齊
是益齊是益齊離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

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
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
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
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
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加之以魯衛疆萬乘
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
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二齊臨燕其禍必
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

臭亦又及也氣為臭俗作臭

紫敗素也

徐廣曰取敗素漆以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

帛漆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

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

惡紫身公語三日而賈十倍
索隱曰謂紫色也

境內莫有衣紫者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越王勾踐棲於會稽

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

復殘彊兵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

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用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

室焚秦符曰

正義曰符徵非也

其大上計破秦其次

必長賓之

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擯○正義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棄關

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

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

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

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

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

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

才稍窮困為國也

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將○索隱曰二人秦王毋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

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

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今天

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

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

曰必及宋地歸楚淮北及宋地歸楚淮北燕

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

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

歸是言也此意是也

取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

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

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

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

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

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

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

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

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名蘇代復
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
名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徐廣
日巴郡有枳縣○正義曰枳支是而國亡徐廣
反今涪列城在秦枳縣在江南
日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齊得宋而國亡徐廣
正義曰正義曰按西陵在黃州
正義曰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齊楚不
宋三十年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
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
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

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告楚曰蜀地之甲

乘船浮於汶汶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

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五日而至郢漢中之

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

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

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

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
之間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寡人積甲宛
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

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智者不及謀勇士不

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

王言我今伐趙必當捷獲也○王乃欲待天

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

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

正義曰在懷州河陽一日而斷太行正義曰

羊腸坂道北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

陽皆韓大都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我

離兩周正義曰離曆也曆二周而而觸鄭五

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

猶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

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軌免反

為太行我下軹道南陽封異徐廣曰霸陵

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

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

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

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陵也冀
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
亭是也包兩周也○正義曰張儀曰下河東取成臯

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鉞戈在後徐廣曰

反○正義曰劉伯莊決滎口魏無大梁日滎

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

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馬河律在東郡決

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決

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

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淇口
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

索隱曰紀年作胥蓋亦魏無虛頓丘徐廣曰

五年取魏酸棗虛長平○索隱曰虛頓丘

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

列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列頓丘縣東陸攻

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

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

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
絕其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

評林本心作必

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

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

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

欺寡人心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

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

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

曰重猶附也尊也○則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

正義曰畏楚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

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鄙阬徐廣曰鄙江夏鄙

音○索隱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鄙縣名

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

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鄙苟利

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

以塞鄙阬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

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

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

按趙得講漢書作已得講為是

和也辭也秦與魏和也富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

光緒曰如循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如刺蜚喻易也蜚音飛名

屬軍行行音胡郎兵傷於燕石遇敗於陽馬

反謂連兵相續也索隱曰諫石陽馬並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

魏己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

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嬴猶

魏冉也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者賁也下同

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

曰以塞鄆阬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

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

戰魏襄王五年秦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

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高商之戰此戰

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之

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

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

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

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而燕

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

光緒曰死秦之孤言壯者也死於秦今其在者皆死於秦者之幼弱耳

謂游說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
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
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
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

名索隱曰譙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鶯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

然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

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

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
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
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

蘇秦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

東有西張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

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

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始嘗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嘗從楚

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

盧意猶卷也意者
循測也

揚雄曰韓信傳醉五北首
燕路醉亦訓釋

先師說相字刻不音然
則相諫依字言蘇秦
已說趙王乃相共約從
親也管民說先師說
似非也蘇秦傳秦說
趙而得相國侯約六
國之從也其文甚明也

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嘗數百不

服驛之驛音釋○索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僂

恨之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

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

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

容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

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

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

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

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

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曰按

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

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

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

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

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

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
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
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
金幣車馬使入，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
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
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
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
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

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
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
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
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
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
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渠音誰。○索隱曰：古字少。
假借。張儀既相秦，為文檄。
徐廣曰：一作咫尺。
助按春秋後語云：文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
告楚相曰：始吾從

若飲案隱曰若汝也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

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

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

○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

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芭犁之芭

按芭犁即織木茸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

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故蜀王怒

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

子午道名子龍

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

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

州界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

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

先伐韓後伐蜀蜀亂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

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

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四

子午道名子龍

什一仍斜下爲同

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

索隱曰尋什聲相近故其名感也戰國策作

輶輶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

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

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鄆城水出北山鄆

溪又有故鄆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

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鄆溪相近之地

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路州縣也魏絕南

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楚臨

南鄭正義曰是塞什谷之口也今楚兵臨秦

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

左右○正義曰洛陽福昌縣也

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

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

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

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我翟之倫也敵兵勞

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

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

矣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我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善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饑音膳同饑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

聚生滿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

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

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山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

論本上

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
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
蜀完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
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遂定蜀正義曰表
云秦惠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與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
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
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色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

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
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
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
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
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
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
十九里龍門山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
在縣北五十里
日表云惠王之十三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陝
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
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

五結及
齧桑律唐曰

來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合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合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

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

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

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音水之上以相堅

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

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魏

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也○正

義曰河外即燕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

州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劫

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則趙不南

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

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

梁索隱曰戰國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

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

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

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正義曰枕針鳩反國必無憂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

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

按一按

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
象李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
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主不聽臣秦下甲士
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
又說從人不可信也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
之游談士莫不自夜盪腕瞋目切齒以言從
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
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

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
四本元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
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
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
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
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
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

西二百餘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有古於城。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吊，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

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

失綏慎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六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

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漢中在枝江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曰要音腰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

遺或作與

加

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

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

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也。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官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作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

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

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彼

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

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

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

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

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

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

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

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

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

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

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

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

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

評林本已作以

拒李距

戰正義曰挑音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

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秦有秦

禍正義曰卒忽勿反無及為己是故願大王之孰計

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音泯

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率索隱曰舫音方

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

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

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

○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硤州巴山縣界

扞關○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

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

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

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

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

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

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反

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城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

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

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

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

日一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

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

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

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徐廣曰：或音戰。

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

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

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

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胃蓋其地，是秦首齊

楚則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

胃則他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

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

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

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棍同。胡本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

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詐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詐儀而得黔中，義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穀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

屈原言和睡不可遂也

或元

索隱曰：混本一作棍同。胡

徵古事及東北謂之塞常謂之徵塞者以障塞為名徵者取徵遮之義郭亮及方障同前張居一郭謂塞上應障處築城為障蔽

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一歲之

食料大主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所徒負

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廝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

除守徵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

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踧踖

科頭踧踖音徒俱跳躍也又云編舉一足曰踧又音劬戰國策貫願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言執戰奮怒而入陣也○索隱曰兩手捧願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

也入陣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

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跌音烏穴反跌謂後足扶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騰者不可勝數

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本元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

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裼袒也謂袒而見肉左挈入頭右挾生

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

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

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五計可以疆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榮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

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主計。莫如為為音于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

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天主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

卷本

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

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秦數

十萬。耶鄆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

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燕

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索隱曰河外何

平周等也趙入朝。澠綿善池。割河間。

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耳大王不

史記卷之九

九

鮑彪曰據此則說趙書在奇前

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卷本悉趙兵渡清河

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梁河臨淄即墨危矣

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

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

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

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

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

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

懼章涉及怯也懼也

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正義善甲厲兵飾車騎

日節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

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

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

漢中東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

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

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

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

禦戰

史記卷十

二二

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
榮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
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
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
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
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
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
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
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興

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

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
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

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

不敢匿意隱情先以間於左右臣竊為大王

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

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

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寡

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

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
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
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曰趨音趣適聞
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
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
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
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句乃令工人作為
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杓音主尾即斗

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
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
云厨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又斗以
擊之正義曰反斗即倒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
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
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婦笄
人之首飾女今象牙插○正義曰笄今簪代
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代
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

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澗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非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

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如嬰兒。言

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

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

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

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

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

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

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

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

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

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令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惠」，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

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

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

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

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

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

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

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

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

史記卷八十五 蘇秦列傳 二十六

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引故事結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

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索隱曰。饜。一也。謂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需。魏時。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

車

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
謁行於王。王雖許，公犀首請毋多車。以車三十
乘耳。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客聞之，馳
事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
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使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
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
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
魏相攻，秦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

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
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
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寫乎？王
曰：不聞。曰：越人莊寫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
王曰：寫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
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
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楚，則楚
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

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

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

張儀等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此

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

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

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辨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

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

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

雙虎之名。辨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

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

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

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

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

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

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

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

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

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魏合秦魏之辭

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

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

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

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

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廣

日復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

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

戈言義渠道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請謁事情索隱曰謂

急告語曰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

國謂關東六國秦得燒掇焚徐廣曰一攷

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打音煩烏

國是說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山東秦將輕

使重幣事君之國也。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

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故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

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

攻秦是其事者也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

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

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匹為一純音七婦女百人。

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

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

衍之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乃起兵襲秦大敗秦入李

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

印為約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

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

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

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反振謂振陽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

我之是扶會已之說辭也成其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
 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
 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
 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要之此兩人真傾
 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危之士哉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據高

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

里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

索隱曰滑稽音脊稽音雞鄒誕解云滑稽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

龍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

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讀為派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

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礙也其變

無留也一說稽考也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

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第十四爵名使將而

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盡出其人索隱曰年

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

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

按之不同王即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

秦代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

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正義曰蘭縣在石州

秦客者標里也

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

封樗里子弼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

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

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率迎之意本元

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

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詳慎曰仇猶夷狄之

國○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酋為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酋縣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

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

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

猶大悅險陰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

所以事大而令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

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

亡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也

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

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

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

疾正義曰防衛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

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

武王季昭王立擣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

擣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

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蒲守恐請胡

衍索隱曰人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擣里子曰公之攻

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

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

是衛國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

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亡西河之外

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

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

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擣里子

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

之以德衛君擣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

曰擣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

賴
也
也

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舟拜曰願以請因効

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

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

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

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

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

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

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

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

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武

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秦人諺曰力則

任鄙智則樗里子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

縣即州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

蔡監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

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

輝李三輝

蜀相壯昭王之庶長也

三川縣地

王秦武王

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

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

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遂而以甘茂為左丞

相以禪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

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

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

輔行正義曰餉受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

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

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

日山海經啓筮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曰秦邑甘茂

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六縣也上黨南陽積

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

縣之日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正義

曰謂函谷及千里攻之難索隱曰數音率更反昔曾參

之處費音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入人

告其母曰曾參殺入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

信增義也皆也
點志非歟

三十一

史記卷一百一

六

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
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
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
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
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
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
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

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

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

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擣里子公孫奭

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音釋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

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

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率使丞

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擣里子公

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

故王秦不王

楚攻韓也

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擄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

之武王召茂殺罷兵故王曰有之因大悉起

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

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

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率於

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制王毋

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

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韓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魏王之七

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韓使公

義曰故城在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可

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

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

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

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

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入之利秦王

叔伯嬰者韓襄王太子也

史記卷七十一

蘇代以下說向壽

平宜陽而使擣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

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

壽如楚徐廣曰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

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

蘇代謂向壽曰禽能抵觸困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

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今公與楚解口地

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說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

向壽於秦開口則封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小令尹以杜陽又封楚

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皆

反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願公孰慮

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

謁之公仲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曰

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

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人曰貴其所

與公孫奭甘茂黨韓魏同也

闕行也

即說陸氏紀句於貴之也
也陸氏說曰上文依陸
之意以變習為絕包
下文以公世為絕包
下文不相對也言王之
自有公乃不如甘茂也
其為智能於公者則不
非也也陸氏家說曰
文上下相對而說陸
以變習為絕包明其
又以智能為絕包也今
陸氏三家為先使氏說
而意可存之也

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
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一人者皆不得親於秦
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
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其茂也○正義曰言秦土
雖愛習公孫奭其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
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
楚以事秦王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
者以失之也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
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

與公孫奭甘茂皆有黨言無人皆言楚之善
異也又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
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
若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
以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如此則無
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
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今
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
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

曰秦昭王元
年予韓武遂
反宜陽之民

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

之今欲還韓令其
民得反歸居之
今公徒收之甚難

正義曰蘇代言

甘茂許公仲以武遂
又歸宜陽之
民今向壽徒擬收之其難事也

向壽曰然

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

也

為韓求潁川於楚

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

威重為韓就楚求
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

德

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

得是韓楚之怨不解反買而交走秦也

索隱曰韓

楚怨不解二國
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

徐廣曰過

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以收

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

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

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

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

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

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

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是以公孫奭

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

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

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

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

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樗里子魏皮氏未拔去也

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甘茂之亡秦

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

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

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

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換子明而得一

斯便李使

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

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

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

於秦累世重矣自敬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

義曰三穀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

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

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

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

勢李使

甘茂不往秦

城者也按陽城谷時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

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

謂齊潛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

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

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

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正義曰復

福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

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

使入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

蠃徐廣曰一作螺○索隱曰休緣反又音休

也軟反戰國策一作螺字○正義曰許緣反

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

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

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

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

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

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

頂本慎

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

名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

云內句章昧之難○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伴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搆難於楚戰

國策云內句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

胡○正義曰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

為楚之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

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

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

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

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

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率

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率於魏甘茂

有孫曰甘羅蘇文曰甘茂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

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

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

正義曰張唐為卿

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
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
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
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
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
也文信侯曰吾今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
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
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外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曰

天正夫

正義曰尊大也其意
德故矣

以安君自起也

叱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女

音汝焉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

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

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

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疆楚北威燕

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

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

專索隱曰應侯范曄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

史記卷六

五

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
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
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
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
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
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
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
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

指甘羅曰孺子也少年

不肯行者不欲往趙

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
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
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
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
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
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
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
索隱曰齎音側奚反一音請歸燕太子與彊
質並謂割五物與臣也

史記卷六十一

六

擣里子者秦惠王弟也

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

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

六縣正義曰上谷今令秦有十一索隱曰

一城予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

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擣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

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

侯重羅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強

強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

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

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厥彌智囊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

卒起張唐

年十二

檇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惠王

昭王 高陵君 迎陽君

母宣太后

昭王同母弟

宣太后 穰侯

辛戎

同父之弟

魏氏名再云昭王外叔父也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正義曰穰鄧州理縣

再耳嶮反

武王者惠王太子也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

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括地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辛氏曰辛

八子也其先楚人姓辛氏正義曰辛秦武王卒

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辛八子

及昭王即位辛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

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

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

史記卷七十一

肉亂殺其太后及公子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

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羊戎為華

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羊戎後又號

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而昭王同母弟曰

高陵君索隱曰涇陽君索隱曰而魏冉最賢

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

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

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

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

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也

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

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

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

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

出之魏亦事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

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

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擣里子死而使

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

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机郝蓋是一

人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

史記卷六十一

名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

日戰國策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

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

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

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

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

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

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

葉水滂

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

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

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

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邵按號曰穰侯穰

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

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

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

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

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

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

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

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下陌

飽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反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

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鄆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

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

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

南梁○索隱曰三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

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

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

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其勁而地不

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地也宋中

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

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負戾之國也而母親

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

言秦蠶食魏氏地也戰勝梁子徐廣曰韓將暴首割八縣

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

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

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

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

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

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

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

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

割而求質必是欺我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

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

戰勝梁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

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

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

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為不

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

于李氏為

日四尺謂之仞。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

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

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

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

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

大梁，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為魏伐。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

疑，可以少割，索隱曰：貫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也。

疑可以少割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

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

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

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

於是解散也。○正義曰：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

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

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

言從秦，遠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獲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

之安邑及絳。樂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

擇地擇地可收也

秦紀作傷陽
作傷

宋地衛心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也
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

索隱曰言莫行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圍梁之危事

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明年魏背秦與齊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

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

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

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

萬取魏之卷丘權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

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

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

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

齊臣竊必之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

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弊邑之王曰正義曰謂秦王

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

深讎也百相皆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

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
 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
伐齊晉楚之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
國亦弊敗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
 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
 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
 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
 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

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
 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
 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
 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
 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
 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
 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
剛壽○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以廣其陶邑於
剛壽在兗州壽張鄆州縣也

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
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
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
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
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穰侯也令涇陽之屬皆
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
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秦本陶邑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

開左史

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
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
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張祿先生

索隱述贊曰

穰侯智識 應變無方 內倚太后
外輔昭王 四登相位 再列封疆
對齊撓楚 破魏圍梁 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史記卷七

七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穰侯', '史記', and '七十二']

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

正義曰郿音善州縣

善用兵事秦昭

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

之新城

索隱曰在河南也

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

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

韓魏於伊闕

正義曰今洛州南九十

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

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

尉

正義曰

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

徐廣曰音

九十例

干翻按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
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索
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明年白起
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

為太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

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後五年

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
狼城蓋屬趙國○正義

日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

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

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遂東至竟

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楚王亡去

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

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

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

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

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
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在絳州東北三十五里是也拔五城斬首五

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

庚一作城

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四十

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

古邢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

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鄭韓之國都是

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鄭國即韓之都在

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

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

以當秦因使入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

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曰不如勿受

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

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

陽解在四十六年秦攻韓緄氏蘭徐廣曰屬

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蘭縣也○正義曰

按檢諸地記穎川無蘭按地志云洛州嵩縣

本夏之綸國也在緄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

云輪氏屬穎川郡按既攻緄氏蘭二邑合相
近恐輪蘭聲相似按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
長王齮音紀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

徐廣曰在法氏○索隱曰地理志法氏今
平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
高平縣西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
此一里也

二郡地評以本傳二部

平徐廣曰在法氏○索隱曰地理志法氏今
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

高平縣西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
此一里也

四月齧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

斤兵索隱曰謂犯秦
之介侯兵也秦斤兵斬趙裨將茄索
隱

日音加裨六月陷趙軍取二鄆四尉索隱曰
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鄆故城一名

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
五里又有故穀城此

二城即二郡地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

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
一作乘奪西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
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齧奪趙西

者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
音朔挑田

鳥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

使入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正義曰曰秦之既
紀菟反曰

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

趙王既怒廉頗軍多死亡軍數敗又反堅壁

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

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

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
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
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詳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
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古名秦長壘壁堅
拒不得入而秦奇其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
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
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
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

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

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

上悉詣長平秦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

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

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

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

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

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

逐隨

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
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
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
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
迴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
秦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
在絳州龍門
一里西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
地秦定取也韓趙恐
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
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

卷一百一十五

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
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
在襄州夷
道照南九里鄢在荆州江陵北擒趙括之軍
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
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
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刑丘徐
廣
日平阜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困上
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
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

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

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故

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地無以為武

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

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

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義曰釋地

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按今在鄭州原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

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

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

行正義曰入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

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

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

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

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

內空遠絕河山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

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

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
王使王齮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
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
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
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彊武安
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
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
即古陰密國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
密康公國也

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以

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

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

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

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

里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

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

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
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

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
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
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自
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
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
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
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
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
衆肯服向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
命而適足以疆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
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
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
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

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
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祖患諸侯之採至也
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母所以
遠脅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
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
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疆而十五以上死
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
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
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
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
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拳
音拳祖音濁菟反字亦作綻採音救其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云頻
陽縣屬左馮胡應劭
曰在頻水之陽也○正義曰少而好兵事秦
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

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音預破之
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
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
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
薊而還正義曰薊音計秦使翦子王賁擊荆徐廣曰秦諱楚
故云荆也○索隱曰賁音奔 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
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
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

子丹至於衍水中率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
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
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
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
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
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
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
攻平與音余○正義曰在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

寢丘○索隱曰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荆軍信又攻鄢

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

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

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

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是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

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

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

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潁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

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頌

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

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

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

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

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背唯大王更擇賢

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

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

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

逐手還又本元

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羨田宅園池甚眾始
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
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六王之嚮臣臣亦及
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
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
畱○索隱曰謂
使者五或曰將軍之乞償亦已甚矣王翦曰
不然夫秦王怛音而不信人徐廣曰怛
一作粗今空
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
一作搏又作刺我不多

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念秦王坐而疑
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
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
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
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率同食久之
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
廣
曰超一作拔駟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
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
為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於
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

卒

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
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
軍至蘄南正義曰徐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
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
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
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
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
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

施

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

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

正義曰今刑州平鄉縣城本秦

鉅鹿郡城也

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

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

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

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

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

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
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
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
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
合取容以至均身徐廣曰及孫王離為項羽
所慮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今世觀秦之
索隱述贊曰
白起王翦俱善用兵之迹為秦將

拔齊破荆 趙任馬服 長平遂坑
楚陷李信 霸上率行 賁離繼出
三代無名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